

温情岛 WENQINGDAO

爱河中的三角舟



[日本]

岛崎霞

民族出版社

3.00

温·情·岛·系·列

爱河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中的藏书章

(日)岛崎霞 著
阿明 译

民族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4 号

责任编辑:普日科

封面设计:王燕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情岛系列/(日)岛崎霞著:杨军等译.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 11

ISBN 7-105-02563-8

I. 温… I. 岛… 杨… III. 故事:章回小说: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20721 号

爱 河 中 的 三 角 舟

(日)岛崎霞 著

阿 明 译

民族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5 号 邮编 100013)

保定市科技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42 字数:840 千字

印数:0001—20000 册 定价:48.00 元(全六册)

内 容 提 要

这篇小说叙述了一个美丽动人的三角恋爱故事。

美丽迷人的丁川美龄出于对淳朴民风 and 宁静生活的向往，从东京一所大学毕业后来到了偏远的疏松岛上教书。此间，他认识了日本赫赫有名的爱情小说家。目前正在这个小岛上闲居的吉岗佐一，并且为他那传奇般的经历和沉静刚毅的性格深深吸引，迅速坠入甜蜜的爱河之中。不久后，她辞去了疏松岛上的工作来到东京的坂垣，不顾保守的家人的强烈反对，毅然和心爱的人儿同居了。两个人过着异常甜美而平静的生活。

四年后，吉岗佐一因车祸失去了一条腿，本来就不宽裕的小“家庭”陷入了困顿之中，通过吉岗的朋友松本的关系，丁川美龄成了卫生与健康社的一名编辑，藉此维持与吉岗的生活。社长本田宏被这位美丽少女的迷人魅力深深吸引了，在一个落雨夜晚的办公室里，情不自禁地吻了她一下。这个令她既歉疚又舒惬的吻竟深深留在了美龄的心中，再也消抹不掉了。不久后，她被提升为社长秘书，在豪华的N饭店里与本田宏第一次发生了性关系。随着两人频繁地接触，感情日渐加深，美龄心中对吉岗的歉疚之情日渐削弱，对本田宠却积聚了越来越强烈的爱恋与渴求。在

出版社的集体假期中，他俩再一次发生了性关系，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在N饭店的幽会越发频繁起来。

感觉敏锐的吉岗当然逐渐觉察到事情的不对劲。原先一直乐居家中的美龄如今经常早出晚归甚至彻夜不归，使吉岗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但一向沉静不露的他表面上却作出一副全然不知，若无其事的样子，举止一如从前。既使由于痛苦而悄悄离家，来到昔日两人相恋的小岛上寻求一点心灵的慰藉，他也竭力做出兴之所致，随意为之的样子。但他的心在痛苦地滴着血。年假中，他一改平日的沉寂淡然，兴致勃勃地邀美龄外出游公园、下饭馆，在一次激情勃发的做爱后，独自一人来到雨发岛，自杀在风光秀美的富士山下。

陶醉在本田宏怀抱中的美龄听到吉岗自杀的消息后惊呆了。愧疚和悔恨的泪水流了下来。她怀着极大的悲痛和内疚同本田宏一起拉回了吉岗的遗体，并将其安葬。在请假呆家、暗自伤神的日子，她发现了吉岗自杀前写的最后一篇爱情小说，写的正是她背叛情人、暗中与他人幽会的故事。悲痛欲绝的她毅然决然地拒绝了本田宏做爱的渴求和结婚的请求，试图独自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

小说笔触细腻优美，对男女主人公尤其是丁川美龄的心理活动作了极为深刻细致的揭示读来引人入胜。

目 录

第一章	诱 或.....	(1)
第二章	初 恋.....	(21)
第三章	一个吻.....	(43)
第四章	女秘书.....	(60)
第五章	旅 行.....	(84)
第六章	一分一合	(113)
第七章	年假中	(133)
第八章	N 饭店	(150)
第九章	自 杀	(166)
第十章	忤 悔	(189)
第十一章	拒 绝	(205)

第一章 诱 惑

“先生，哪里去？”肥胖的出租汽车司机礼貌地问。

“二郎下连雀。”松本轻声答道。

松本坐在疾驰的出租车舒适的座椅上，点上了一枝烟。烟头在浓重的暮色中忽明忽灭地闪动着，缕缕烟雾在朦胧的暗色中袅袅上升着。松本的心思也随之不尽地翻腾着：截去右腿的吉岗会是什么样子呢？一晃近二十个春秋过去了，现在的吉岗该苍老了许多吧？！

在竭力想象着现在的吉岗形象的同时，松本也情不自禁回想起了二十年前名噪日本文坛的吉岗的特异品性。当时自己刚从东京 S 大学国文系毕业，与同学本田宏一起来到有名的学华社，开始了漫长的编辑生涯。其时，正当日本文坛当现出一派死气沉沉的灰暗气象，一颗璀璨夺目的文学新星出现

了。这就是凭借他那部哀婉动人的爱情小说《黄昏之恋》一举荣获当年日本最高文学大奖的吉岗。吉岗以那优美细腻的文笔、空灵飘逸的风格、澄澈坚实的思想浪漫哀婉的情节，有力地激动了日本一代青年男女纯真的心灵，赢得了众多文艺批评家不无夸张的赞美，也成了最受出版界重视和欢迎的文学新星。

年轻的松本受学华社社长的委派，曾多次到吉岗家去约稿，答应以丰厚的稿酬出版他的爱情小说。当时的吉岗仅二十七岁，正当意气风发、才情喷涌之时，留在现在松本脑海中的印象仍然那样鲜明：瘦高的个头，俊俏精悍的脸庞，一双明亮的眸子闪射着犀利而傲岸的光芒；极少开口说话，偶尔的些许话语透着无比的坚定、沉毅与傲气……

但令人困惑不解和万分遗憾的是，吉岗的才情喷薄仅持续了短短的三四年，后来几乎只字不写了。这恰如一颗美丽明亮的彗星倏然划过广袤的天空，那极短暂的美妙闪光留给世人不尽的留意与困惑。

时光荏苒，恍惚中逝去了二十个春秋，松本自己几年前便荣升为学华社的出版部长，开始了更为繁忙，更为辉煌的编辑生涯。但他仍不时怀想起这位传奇式的作家，很惦念着吉岗的生活。前些日子从一位朋友那里得到了吉岗不幸遭遇车祸的消息，心头一阵沉重。今天下午，刚从学华社的办公室出来，他便买了一袋时新的水果，叫了一辆出租车，去探望一下阔别整整二十年的尊敬的吉岗先生。

“到了，先生。”

松本收敛起纷乱的思绪，塞给司机一把日钞，下了车，向那幢乳白色的公寓走去。这里显然不再是繁灯闪烁的闹区了，

灯影萧疏，几近东京的东郊了。这幢公寓似已有多年的历史了，通体白亮中笼了一层厚厚的灰褐色，有的墙壁甚至有剥落的痕迹。

沿着灰暗的楼梯，松本快步走到 303 房门口，用力地在厚重的门板上敲了几下。

“吱扭”一声，门开了，站在门口的是一位身材窈窕、俏丽迷人的少女。她略显惊奇地眨着那长长的睫毛，柔声问道：“你找谁呀？”

“吉岗先生在家吗？我是他的朋友，听说他遇了车祸，特地出来看看他。”

“噢，快请进，请进，他在屋里呢。”多么热情而动人的礼让啊。

在少女的引领下，松本提着那袋鲜水果走进了吉岗的书房。这是间并不太宽敞、不太新鲜的房间，地毯已经较陈旧了，左边的墙上挂着一幅雅致的山水画。整间房子空荡荡的书桌前，穿着一件浅绿色的和服，依然是瘦瘦的、沉静样子。

少女快步走上前去，低声说：“吉岗，你的一位朋友看你来了。”那个瘦削的背影缓缓转了过来，首先映入松本眼帘的是那条半截的右腿，自膝头以下已全截去了，只在设戴假肢。在极短暂的惊异和怜悯后，松本笑着向前寒暄道：

“吉岗先生，你好！你还记得当年那位常向你约稿的松本吧？！这些年来我时时惦念着您呢。听说你遭了车祸，我过来探望探望你。”

“噢，松本先生，你请坐。老朋友了，我怎么能忘记呢？”吉岗微微欠了欠身子，微笑着招呼着，沉静的话语中透着久别重逢的喜悦与热情，与十几年前的吉岗并无多么明显的变化。那

条半截的右腿轻轻地晃动了一下。

“你们谈着，我去做晚饭。”少女微笑着走了出去。留下了一阵淡淡的清香。

“这位是先生的爱人吧？”松本小心翼翼地问，心想她几乎小他二十岁呢，真令人费解。

“是的，但我们还没结婚。已同居四年多啦。她是位美丽温柔的女孩，我很爱好。”依然是平静而沉稳的调子。

“看起来倒象你的女儿哟！”松本开玩笑道。

“可不是吗，她足足小我十几岁。她今年不足三十，我却近五十岁了。不过，我俩很合得来，我爱她，她也爱我。”

“真幸福呀，祝贺你。……对了，你的右腿怎么就截去了？”松本不无惋惜地说。

“伤口已经化脓了，骨头无法接合，疼得厉害，不得已才切除的。”几乎是毫无感情的平淡的语调。

“真是遗憾！你没装上个假肢？”

“装了，我觉得有些别扭，刚才拆了下来。”

“噢，是这样。右腿截去，倒真有点仙风道骨的味道了。”松本又开了个玩笑。

吉岗只是平静地微笑着。

……

在吉岗家里用过餐，松本便告别了。在返回的出租车里，松本的脑海里闪动着独脚的吉岗沉静而傲岸的熟悉形象，闪动着美玲（吉岗所说）那窈窕的身姿和娇美的脸盘。临走前美玲突然提出能否为她在出版社找个职位；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尽管他很清楚，他的出版社现在并不缺人。他想和老友本田宏联系一下，看他能否安排下她。

下了国铁的井上清车站，一边看着右侧具有西洋建筑风格的明治大学，一边走下斜坡，便来到了桐安台下的十字路口。

这一带便是所谓的学生街。有许多的旧书摊，饮食店和麻将馆密集在这儿。而桐安台下十字路口左边一条小路进去五十公尺处，有一家名叫“卫生与健康社”的出版社在那儿。

虽名为出版社，也只不过是位于一幢五层楼的古老建筑中的三楼罢了！要到大楼的入口处才会注意到出版社的看板。

出版社除了定期出版和社名一样跟健康有关的“健康”月刊外，同时也发行了一系列和疾病有关的单行本。社会员一共有十八名，虽不如大型出版社的人员那么多，但对一个有关保健的出版社而言，也算不错了。

出版社的社长名叫本田宏，今年四十三岁。以前在学华社待过，也有编过文艺杂志的经验，但十年前他便自己独立，出来开出版社。

本田宏所持的看法是，现代的人大都衣食丰足，此后人们的关心会倾向健康方面。而这看法也大致没错。

同样是出版书，文艺作品和保健杂志的出版方法却大不相同，所以起初也有许多棘手之事。但是凭着先天的敏感直觉，渐渐地也能扩展业务。现在已有固定的读者，业务也算稳定了。此上，本田宏的名气在医学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非常吃得开。

以大规模出版社的水准来看，做事非常机敏的他虽是微不足道，但目前似乎仍有其存在的价值，且非常适合他现在的身份地位。

但是，这位本田宏到公司上班的时间却非常地晚。

编辑部的职员正式上班的时间是上午十时，但是他很少赶在这个时间上班，大概都是晚二个小时，约中午左右才出现，更晚的也有到下午二、三点才来的情形。

他家在松岗，搭乘电车来应不到一小时。但他那种晚睡晚起的习惯是他在学华社工作时便养成的。现在虽然自己开了卫生与健康社，却也不想改掉这习惯。

现在本田宏正好十二点出现在公司。最近可能因为五月份天气的关系，所以来得较早。

“早！”

他边说着边走向最里面有隔间的社长室。此时职员们大都在用中餐了。

但是谁也不觉得奇怪，大家都已习惯本田宏的迟到，而且与其社长比部属早到，倒不如他晚一点来大家也乐得轻松。

本田宏坐上椅子抽根烟时，电话铃响。

“你今天可真早啊！”

在社长的桌上有一架可由外线直拨进来的电话。本田宏拿起电话筒，没料到是松本他那沙哑的声音传入耳来。

松本是和本田宏一起进学华社的同事，现在是学华社的出版部长。

“嗯！打扰您了，不知您那里要不要采用一位新职员？”

“我这里……？”本田宏心里忖度着。

卫生与健康社现在的职员刚刚好够用，最近正计划出一套“百病防治”全集，所以届时说不定会稍感人手不足，但是只要加个班应该可以渡过难关。

“是位女性，二十九岁，相当漂亮！”

“是你熟识的人吗？”大概是松本的熟人，本田宏心里想着。

“这说来话长，其实是十天前我去拜访吉岗佐一认识的。”

“哦！真难得啊！”

吉岗佐一是大约二十年前的作家。当时他以二十岁的年纪得到文学奖，被誉为新人作家中的佼佼者。

此后数年，他备受传播界的注意，发表过一些作品。但三、四年后突然减少创作，近十年来文坛上也几乎忘记了他的存在，至于一般读者更不用说了。

“他现在写了些什么吗？”

“不、不是。是去探望。”松本沙哑的声音从电话中传来。

“吉岗佐一他不是二、三年前因车祸而脚受伤了吗？”

“嗯，这回是切除右脚。”

“切除？”

本田宏不禁把声音提高，再次问，“真的吗？”

“已经切掉二个月了。我去他家看过了，所以错不了。”松本很肯定地说。

本田宏想起二十年前吉岗佐一的样子。为了拜托他写稿去过他家几次。当时他那瘦小的身躯总爱穿上藏青色的结城（衣物名）。虽然是备受瞩目，然原稿卖出后，生活并无多大改善。但是他身上所穿的似乎总是高级品。

他家在板垣的新井药师附近，是栋租来的木造房，庭院倒也宽广，当时已经有太太和小孩二人了，太太是个高个子，有点任性，听说后来就分手了。

只因为丈夫切掉了一只脚。

“那么，身体还好吗？”

“还好！”

吉岗佐一的跛脚姿势，本田宏问。

“在二郎的下连雀地方租了房子。”

“是公寓吗？”

“是那种只有八个榻榻米大房间和一间厨房的，DK 房子。”松本答道。

他初登文坛时年约二十七、八岁，大约过了二十年了，所以现在算来该有五十岁了。本田宏心想他以前住在板垣，现在改住二郎，似乎是有点落魄地远离都市。

“那么，他现在还写稿吗？”本田宏想多了解一些吉岗佐一的状况。

“他到底靠什么生活，我也不太清楚。但可确定的是他仍然爱喝凉酒。”

当时吉岗佐一非常喜欢喝凉酒，他经常从一升装的瓶子倒满一大杯，然后张开双手痛饮。以他那种端庄的穿着，饮起酒来自有一种特殊风格，跟他的个性相当符合。

“他变了吗？”本田宏突然感到一丝好奇。

“已经二十年了，脸上有些皱纹，但是眼光仍然炯炯有神，还是很瘦。不太爱提往事，就这点而言，是有点傲慢。”

“但是，他愉快吧？”本田宏试探地问。

“好像没什么愉不愉快的。我拿出慰问金给他，他看来却是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连瞧都不瞧一眼。”松本觉得他太孤傲了。

“以他现在的状况，碰见以前认识的编辑，倒反觉得尴尬吧？”

“我也曾这么想过，甚至想打消去慰问他的念头。但后来听说他脚已切除了，再怎么也不能置之不顾。”松本一五一十地回答。

即使他现在是被人遗忘的作家，出版社以前既然要求过他写稿，也就有义务略表慰问之意。

“但是，他为什么要切掉脚呢？”

“可能是车祸骨折后引起了骨髓炎。”

“哦，原来如此！”本田宏恍然大悟。

“听说伤口经常化脓，所以骨头无法接合，而且又疼痛难耐，才决定切除！”

虽是他人的事情，本田宏却仿佛觉得自身初切除一般，同感疼痛。

“从那里开始切除的呢？”

“右膝盖以下。”松本回答。

“有装义肢吗？”

“我去的时候，好像是拆掉了。他穿着和服泰然自若地坐着，所以我也不太清楚他到底有没有装义肢。”

本田宏的脑海里，渐渐浮现出吉岗他那老迈而孤傲的样子。

但是那实在无法和一个跛脚男人的寒伧情形联想在一起。其实该是亮丽的白发显出高贵神情，看来悠然自若的样子。

“那么，你所说的那位女性是谁？”

本田宏突然想起松本刚才所说的事。

“是吉岗佐一的女人。”松本沙哑的声音是他的一大特色。

“太太吗？”

“不，不是太太。可能是爱人吧！叫做丁川美铃，所以大概没入他的户籍吧！”

“好奇怪！”本田宏有点不解。

“我也不太清楚，不过住在一起似乎已有四、五年了。”

“那女人为什么会跟吉岗佐一在一起呢？”

“那种事情我也不知道。我总不能直接问他呀！”松本提高了音量。

一想到令人遗忘的年老作家竟和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住在一起，便觉得那不像是吉岗佐一。

“是那位小姐想工作的吗？”本田宏问。

“我去的时候，只是想帮他的忙。没想到昨天那女人突然出现，问我能不能雇用她。”

“大概是生活困苦。”本田宏猜测道。

“她什么也没说，但从她来求职这事看来，或许是这样。”

“她是个勤恳的女人。”

“她是个文静娴淑的女人，我这儿要是有缺的话我也想采用。但是上个月才刚录用一批新进人员，所以没办法。而你那儿，你自己是社长，要怎么做都能自己作主，所以……”

在这段对话之中，本田宏渐渐地想见见那女人。

“这么说的话，也不是不能采用。但是，她出来工作，吉岗佐一同意吗？”

“既然要出来做事，每天一定会离开家里，所以应该事先就得到同意了吧！况且，即使他说不行，没有饭吃的话也是没有办法。”松本解释道。

“有那么困苦吗？”

“一个切掉脚的五十岁男人，谁都不会雇用他。而且以他

的个性是即使死也不会去当个薪水阶级的人。”松本继续道：

“那女人是大学毕业吗？”

“看她的履历表，是 A 大国文系毕业的。”

“是个文学少女啊？”本田宏有点吃惊。

“以前怎样不知道，现在倒是看不出来有任何文学气质。毕竟要花心思照顾行动不便的吉岗佐一！”

“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关系！”本田宏的情绪还在震惊状态。

“不过好歹见个面。”

“好吧……”

暂且不管采用与否，本田宏倒想见她一面。

本田宏于隔天傍晚接见了丁川美龄。

约定的时间是下午四点，但本田宏回到公司时已是四点半了，美龄一直坐在社长桌前的沙发上等着。

“让您久等了。”

刚回来的本田宏从后面出声说。美龄吓了一跳地站了起来。

“我是学华社松本先生介绍来的丁川美龄。”

美龄睁大眼睛仔细地看一眼本田宏之后，客气地低头致意。

“啊！请坐。大致的情形松本已告诉我了。”

美龄穿着一件绿色衬衫外加一件白色背心。原本就瘦长的她，因束起头发和衬衫是折领之故，愈发显得脖子的细长。

“听说你想工作，那你以前有做事的经验吗？”本田宏问。

“以前曾做过两年事。”

她抬起头来清楚地回答。她那坚毅的眼神显露出聪明智慧。